

# 假 台 灣 人 專 輯



## 評「外省台獨」

首先要澄清的是，本文所批評的外省台獨只是「某些」外省台獨，不包括那些早在民進黨壯大之前就喊出台獨、而在民進黨壯大後，也沒有「邀功」以換取優勢位置的外省台獨，例如江蓋世等人。

其次，本文批評的外省台獨，更不包括一般非精英的外省民衆，她／他們並不會因其台獨立場而得到什麼好處或有利位置，更不可能去代表外省人。



自從前國民黨頭子蔣經國說「我也是台灣人」之後，許多外省人國民黨員，或者親國民黨的外省人也紛紛跟進表態，說「咱攏馬是台灣人」或「我們都是台灣人」等等。

這個現象和國民黨的「本土化」有關，亦即，地方派系與財團在國民黨內逐漸取得主導權，因此，那些要靠黨吃飯的外省精英，就不得不表態了。

外省精英中除了靠國民黨外，也有靠民進黨的，所以後者也要表態。這就是某些「外省台獨」及「外省台×」的由來了。

什麼是「外省台×」呢？就是比較投機的外省台獨，由於其投機性，所以還沒完全表態，只用各種或明或暗的提示昭告天下，他們是外省台×。

本文談的這些外省台獨有什麼特色呢？

第一，這些外省台獨的目的是爲了要繼續保持現有的精英位置，換句話說，他們害怕在政治的變革中，喪失他們在文化界／學術界／媒體／社會上的權力、利益或影響力。

原來，這些外省精英是因爲在性別／階級／族群／政治／教育文化等一系列的權力關係中，占據了優勢的位置，因而成爲精英的。在成爲精英的過程中，國家機器對上述性別／階級等權力關係架構的穩定與支持功不可沒。

（國家機器和執政黨是不同的。權力精英對國家機器的運作方式常有不同意見，對政治統治形式也可能有異議；許多外省精英，正如同許多本

幫妻洗澡，7時左右，鄉丁包圍村莊，把他綁起來，

外省台獨指控底層外省人「被國民黨洗腦」，是對人民智慧最大的侮辱。高庭靖：安徽人，66歲。36年結婚。37年的某夜，妻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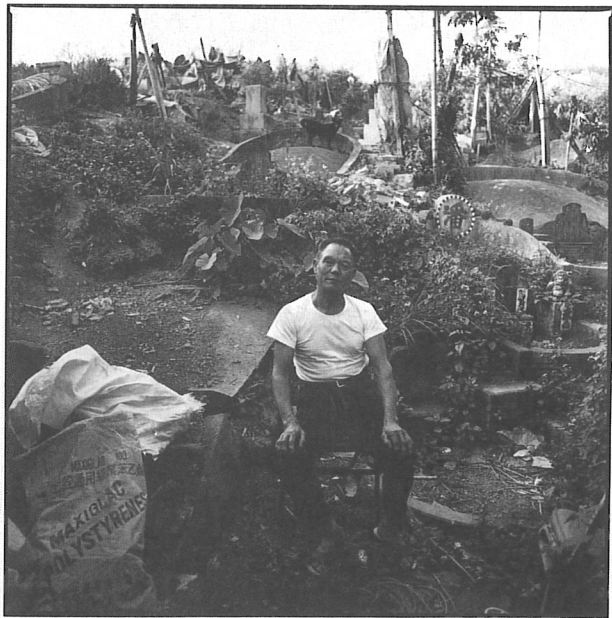
省精英一樣，對國民黨是極不滿意的，因為國民黨的統治形式無法有效地處理被宰制者的抗爭而導致社會解體的危機，也無法有效率地運作及擴展國家機器。)

這些外省台獨的第二特點，是他們想在台灣國家機器的目前擴張改造／打造過程中，取得一個新的更有利的特權位置。

台灣資本主義自從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在各個領域更深入的發展，也更國際化。因應這樣的發展，國家機器也必須擴張、改造，以更理性（現代）、更有效率地方式深入民間社會及各個日常生活的領域。（資本關係透過服務業、資訊工業、文化工業、娛樂休閒業，使原來由傳統權力關係所主導的人際關係——像男女交往——由資本關係來主導。同時，國家機器

也為再生產這樣的資本關係而深入社會生活各層面。)

打造台灣國家機器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台灣國家認同的建立。這個國家認同的建立可以是階級的調和、或性別矛盾的調和。在一次大戰時期，歐洲階級對立情況嚴重，當時國家認同的建立便是透過階級矛盾的調和來完成，而這個階級調和則是國家機器積極介入市場及勞資關係、消費領域來完成的。不過在今日台灣，國家



認同的建立則是透過「四大族群／生命共同體」的建構來完成的，族群（而非階級、性別、性偏好、或其他身份）成為台灣國家（nation）的構成原則（即，內部分化原則）。

一言以蔽之，在今日台灣，四大族群的建構，即是國家認同（生命共同體）的建立，也同時就是國家機器的打造。

在這個形勢下，不論是政治統治或國家機器的運作，均需要族群代理人來代表或代理族群的利益與意志。（族群的利益與意志，就像族群本身一樣——即，族群的歷史、文化特性、族群性格——均是族群建構的產物）。

不用說，外省精英就是外省族群的代理人。

在此，我們看到外省族群的文化代理、學術代理、社會代理、媒體代

送城裡，再送上海。到台後，逃了幾次兵，想回大陸。後得知無望，決心留在軍中，不想其他。一級貧民，靠撿破爛維生。  
（何經泰攝，林麗雲文）

理以及政治代理。這些代理，有傾向國民黨的，也有傾向民進黨的，或者根本就依靠著黨機器的。

由於民進黨的族群特性，所以它在尋求外省族群政治代理方面，有兩個特點：第一，在未來民進黨若要執政，它急需較多的外省人頭以作為象徵 (token) 或樣板來「以外治外」，因為目前民進黨的外省代表比較少。

(多年前，國民黨的朱新×尚未有一官半職時，便曾懇求民進黨為外省民代保留名額)。

這些外省代表因為缺乏民意草根支持，全靠黨機器的資源，所以必然是樣板傀儡，比以前國民黨搞的「山地代表」還不如、還「御用」。

第二，作民進黨的外省族群政治代理，為了表示徹底效忠福佬人為主導的民進黨，喊台獨搞表態必須比普通台獨更狂熱，比台獨還台獨。這，就是外省台獨了。

除了要當政治代理的外省精英外，還有各種各樣的代理外省之精英，他／她們或者傾向國民黨與獨台體制，或者傾向民進黨而成為外省台獨或「外省台×」。因為這樣的表態可以幫助他／她們獲得更多資源，保持既有位置，並且藉著代理外省族群 (替外省人代言、作外省人代表)，爭取更優勢的位置。

這些外省台獨還有什麼特色呢？他們第三個特色就是：外省台獨主要是向本省人喊台獨。他們和一般外省群眾的關係是疏離的、異化的。因為他們向來就是脫離外省草根的精英。如果他們也向外省群眾喊台獨，那是一種「政戰敵前喊話」，敵前喊話最適當的人，當然就是陣前倒戈的「義士」了，而外省台獨正是這種義士。如果沒這麼嚴重，至少也像大官或御用人士向群眾作政令宣導：「你們應當如何如何」。

今天國民黨的非主流派內和新黨的某些政客已經組織起或動員起一部份的外省群眾，而我們的外省台獨卻缺乏群眾基礎。他們只能附和黨宣傳地去批判那些外省群眾的「大中國意識」，擺出先知先覺的姿態說「你們這些外省人應當認同台灣」云云。這裏的「認同台灣」其實也就是「愛 (台灣) 國」的代名詞。其實，說這些外省群眾不認同台灣實在是冤枉他們，因為他們一直都很「愛國」，只是愛的國名不同而已。

外省台獨要求或威脅外省群眾的，因此只是向新國名高呼萬歲而已 (這樣外省台獨就會因有功而得賞賜)，外省台獨根本對外省群眾為何「愛 (中華) 國」完全沒有興趣，只以一句「被國民黨洗腦」這種侮辱人民智慧的話來塘塞。外省台獨對族群政治的理解只能套用「大中國vs.台灣本土」

的二分架構，而非在歷史的、階級的、性別的、國際政治的脈絡下去理解族群政治。因為後者這種取向的理解（而非化約），意味著族群政治絕非簡單的「認不認同台灣」的問題，而是涉及各種權力關係及國家機器對族群身份及國族意識的建構問題（例如，「國族意識」的建構過程是什麼？其階級、性別傾向為何？如何透過國家機器去建構？如何更進一步打造了國家機器？等等）

換句話說，外省台獨如果希望外省群眾接受台獨，那麼絕非外省台獨向民進黨或本省人高喊台獨就可奏效了，外省台獨必須搞外省群眾的草根運動，而且必須從草根群眾關心與認同的議題開始介入。如果外省群眾非常認同「反台獨」，那麼真的要做這些群眾草根運動工作的外省台獨，恐怕還得先當勝過「新黨」，比它更新的「外省統派」才行，然後逐漸地從階級、環保、土地、性別等議題去建構外省台獨的族群立場。

現在外省台獨及外省台×最熱衷幹的是什麼事呢？就是在「四族共和——建立生命共同體（台灣國家認同）」的框架下，去建構「外省人」此一族群，製造外省人的歷史，編織外省人的經驗與心情故事，以創造出外省人的族群特性。換句話說，他們把千千萬萬活生生不同人的生活、流動的經驗／慾望／認同、遊移的位置／性格／心情，用論述建構並固定下來，化約其中的差異，編造出一個共同通性。

這樣的建構／編造並不是不可以，只是在建立「生命共同體（國族認同）」的企圖下，這種族群建構取得了優勢的位置與發言權，其他階級／性別／性偏好／世代（generation）／城鄉／地位（status）的建構則屈居其下，這種不平等的建構就輕易地為國家機器與霸權集團所利用。

在建立共同體或國族框架下的族群建構，「外省人」此一族群總算在到處充斥而且獨尊族群主體的論述中誕生了，因為只有在獨尊族群主體的外省人論述中，外省人的「本質」才首度被表明與被發現——啊，原來外省人是這樣過了四十年。這個獨尊族群主體、抑制其他主體（如階級／性別……等）的外省人論述，召喚出四族共和下的外省人。

外省台獨如此熱衷於「再現」或「呈現」（represent）外省人（外省人的本質、外省人「最真實的聲音」、外省人「真正利益」之所在，真正外省人的心聲……等等）就是因為：唯有如此，外省台獨才能去代理或代表（represent）外省人。 ■

賴義雄，1951年生，籍貫：假台灣人，逢甲大學肄業，曾任理容院公關。